
*
*
* 目 录 学 *
*
*

【 征 求 意 见 稿 】

北京大学

图书馆学系《目录学》编写组编

武汉大学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次

前 言

第一章 目录学的对象与原则

第一节 目录学的对象

第二节 目录学的原则

第二章 图书资料的揭示与报导

第一节 图书资料的揭示

第二节 图书资料的编排与报导

第三章 书目索引的类型

第一节 书目索引的基本结构

第二节 书目索引的类型

第四章 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成就

第一节 汉代目录学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目录学

第三节 隋唐宋元目录学

第四节 明清目录学

第五章 中国近、现代目录学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近代目录学

第二节 中国现代目录学

第三节 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第六章 国家书目

第一节 我国国家书目

第二节 外国国家书目

第七章 联合目录

第一节 专题联合目录

第二节 期刊联合目录

第三节 外文新书联合目录

第四节 外国的联合目录

第八章 地方文献书目

第一节 地方文献书目

第二节 地方志目录

第九章 个人著述书目

第一节 个人著述编年书目

第二节 个人著述研究书目

第十章 专题文献目录

第一节 专题文献目录的状况

第二节 专题文献目录的编制

第十一章 选读书目

第一节 推荐书目

第二节 专业阅读书目

第十二章 书刊索引

第一节 篇目索引

第二节 语词索引

第三节 主题索引

前 目

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打开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科学研究的指南，指引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目录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出现过许多目录学理论著述和一些至今还很有参考价值的书目，这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建国以后，设有图书馆学系的大学，均曾先后开设过目录学课程，1962年北大和武大图书馆学系曾合编过目录学讲义。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目录学课程被迫停开。十多年来，目录学教学与研究处于停顿状态。直至今年三月北大、武大两校图书馆学系，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计划”的要求，立即筹组了《目录学》教材编写组，决定用一年时间初步编写出目录学教材，以应教学急需。

目录学是图书馆学系的专业基础课之一，这次编写的目录学教材，主要供图书馆学系本科生，函授生使用，也同时照顾到文科大学生与图书馆工作者学习目录学时参考。因此，课程内容反映了目录学基础知识，即理论知识、历史知识与方法知识。

目录学理论部分，主要阐述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目录学史部分，简要介绍中国目录学发生发展概况，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目录学史，提供一些线索；目录学方法部分，是书目资料与书目编制法的概况。

我们力求在教材中处理好古今中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能科学地总结历史优良传统，又能反映当前新鲜经验和新的研究成果。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走访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一

些图书馆、广泛听取了专业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他们对我们教材的编写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由于我们的水平低，目录学课程已停开了十余年，加之这次编写时间又非常匆促，错误一定难免，请读者批评。

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 图书馆学系《目录学》教材编写组

1979年8月10日

第一节 目录学的对象与原则

第一节 目录学的对象

一、目录和目录工作的产生和发展

伴随着图书的出现产生了目录。目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上古时候就有了书籍，春秋以前，书籍由竹筒制成。用皮条或丝绳编连起来，称为册。简策日益增多，人们需要利用书籍，要求有目录，便于寻检。《隋书·经籍志》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可见，目录是由于纲纪群籍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在我国渊源是很早的。什么是目录呢？目录是著录一批相关的图书资料，并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组织而成的一种揭示和报导图书资料的工具，是打开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揭示与报导图书资料的外形特征及其内容梗概，为生产和科学工作者提供有关图书资料情报，是目录的主要社会职能。在我国目录曾有过许多不同的称谓，如“略”，刘歆的《七略》，“录”，阮孝绪的《七录》，“志”，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记”，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书录”，毋斐的《古今书录》，“解题”，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簿”，荀勗的《晋中经簿》，“提要”，纪昀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朱彝尊的《经义考》，“书目”，钱曾的《也是园书目》等，这些名称虽然不尽相同，实际上都是指的目录。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写道：

①目录：又称书目，以下凡提到目录，即指书目。

“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叙洪烈。”这是目录二字作为群书的目录最初出现于古籍。目录是目录工作的成果，是目录学研究的内容。

什么叫目录工作呢？目录工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我国古代，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产生了图书。图书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思想和知识的总汇，人们利用图书来表达思想，交流经验和传播知识。人们在变革社会和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中，迫切需要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知识，要获得这些知识，除了直接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外，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阅读。人们想要读书，就得利用大量的图书资料。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前进，图书资料的数量急剧增加，图书资料的内容也日渐复杂。这就给科学工作者准确及时地得到所需的图书资料带来一定的困难。人们在这图书资料的汪洋大海中怎样迅速准确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呢？这就是说，在人类巨大的知识宝库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目录工作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图书馆开展内容丰富的目录工作，是为了将馆藏丰富的图书资料的情报及时地传递给广大读者，力求使馆藏的每件图书资料能够在最需要它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在最迫切需要它的读者手中得到利用。目录工作是指查寻、著录、部次、揭示、评价、宣传报导图书资料的全部活动。随着图书资料的剧增和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和变化，目录工作的内容、方法和组织也就随着发展变化。

二、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的形成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任何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总是根据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实践的需要所决定的，目录学也不例外。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的形

【被称为俄罗斯目录学之父】认为目录学是图书的科学。同时期英国目录学家贺恩认为，“目录学者，简言之，书籍评述之事也，详言之，研究关于书籍的一切知识也。”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看成是图书的观点在苏联一直到现在还占着统治地位。1957年出版的《普通目录学》教科书上有关目录学的解释，1970—1979年1月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所载“目录学”词条，都明确地提出，苏联目录学的对象是研究宣传图书。在我国古代和解放后有一些目录学家认为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的科学，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

2. 主张目录学研究的对象是目录。持这种论点的人，把目录学理解成目录索引编制的方法和技术的研究。例如，俄罗斯目录学家库法也夫 [М. Н. Куфаев] 认为目录学的任务是对广义或狭义的图书的登记和著录。苏联目录学家艾亨戈列茨教授 [А. Р. Эйхенголец] 认为，“目录学是编制和研究出版物的索引、目录、评述的方式方法的一个知识部门。目录学的任务是查明、记载、揭示和鉴别出版物。”二十世纪初期以施业捷尔为代表的德国学派，不同意从广义的图书学观点去理解目录学，他认为目录学是从图书外形著录图书目录的总汇，是关于文献著录的学问，亦即编制书目方法的学问。在他看来，目录学就是关于书目编制实际技巧和知识的积累。在我国目录学界也有人提出目录学是登记之学，是研究目录索引编制的方式方法的一门科学。还有人认为目录学是研究用书目索引的方式向读者通报图书和宣传图书规律的科学。

3. 有的人主张目录学研究对象首先是图书，其次是书刊目录。

4. 还有人主张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记录图书和利用图书的关系。

上述各种观点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确实反映了人们对于目录学的理解还很不一致。我们认为，把目录学的对象看成是研究图书的观点是不够确切的，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都知道，研究图书一切方面的科学是没有的，但是，有许多学科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图书，如图书史、校仇学、版本学、学术史等。目录学要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是通过目录学作为打开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和指引读者治学的门径去完成。而主要不是通过对各科图书内容的研究去完成的。对各科图书内容的深入研究是各科学术史的任务。当然，研究目录学必须熟悉和认识图书，对图书外形和内容基本特征的了解是开展目录工作的前提，查寻、鉴别、著录、部次图书是目录工作的基本内容，揭示与报导图书是目录的基本社会职能，有效地利用图书是目录工作的目的。倘若把目录学的对象理解为研究图书，是比较笼统的，这样，势必会将目录学的范围扩大到漫无边际，无所不包的地步，实际上不可能揭示目录学特有的本质，会否定目录学的存在。

应该承认，研究书目索引编制的方法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主张将目录学理解成单纯研究纲纪群籍，部属甲乙，取便寻检的学问，是研究书目的著录，分类，排检的方法和技术的科学，是带有片面性的。因为，目录和索引的编制法是目录工作的一种方式，仅仅是目录工作的成果和表现形式，不能概括和代替揭示和报导图书的整个目录工作，因此，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把目录工作的某一个方面的成果和表现形式从整个对象中

孤立地抽出来，这样，会使目录学研究的领域限制得很狭窄，不仅不能说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还会给目录学的进一步发展套上固定的框框。

总之，我们在研究目录学的对象问题时，应该根据我国目录学的发展状况，结合目录工作在当代科学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来考虑，同时，还应当注意到目录工作所要解决的矛盾的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不能把目录工作整体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因素抽出来作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否则，会以偏概全，使目录学的研究范围失之过窄。同时，也不能把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任意扩大，这样，会导致取消目录学本身的特点，有碍目录学的发展。

我们认为，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目录学的对象是研究以目录工作为手段，解决众多的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它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众多的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目录工作就是在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目录学在不断地总结以目录工作为手段，解决众多的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它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的经验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三、目录学与各相关学科的关系

目录学与一般科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科学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图书内容的变化和数量的增加。图书文献数量剧增，社会上科学工作者对图书文献的各种需要的不断增长，推动着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的发展。这就说明科学研究的需要是促进目录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目录学只有在为科学研究和生产提供有效的图书文献的情报中，才能获得较好的发

展。

掌握目录学基础知识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在他选择科研课题，搜集资料，以至整个科研活动的全过程，都必需借助目录学这把打开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了解和掌握某一学科或某一课题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它的研究现状，它的未来发展趋势。有人说，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他掌握的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储蓄，不如说是善于在书的海洋中间找到需要的知识的本领。这话是千真万确的，正好说明科学工作者必需借助目录学，才能获取某门学科或某一课题的图书资料的情报，才能及时掌握该学科或该课题国内外发展动向，跟上学科的发展形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录学是科学研究的指南。我国目录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对于目录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作了很好的概括，他写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这里明确地指出目录学是指导读书治学的门径，是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需掌握的读书捷径的基础知识。这就是说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必须学点目录学，了解目录学的基本原理，目录学发展简史，书目索引的类型及其编制原则与方法，掌握历代书目状况，特别是有关本学科的书目状况等。掌握引用书目和专题文献目录的编制与利用，有着特殊的意义。当前，国内外出版了重要学术专著和教科书，在附录中，通常是列出研究该问题的重要文献的参考书目，或者是反映作者在写作该著作时所利用的文献的来源的引用书目，这些都是该著作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例如：列宁编的“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就是他的“卡尔·马克思”一文的附录。又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引用

和提到的著作索引的主要任务是向读者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述中所利用的史料范围，有助于读者从全集中找到有关这些史料的论述。科学工作者不仅要善于利用这些书目，而且要掌握编制这些书目的原则和方法。因此，我们说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必需具备与科学研究息息相关的目录学基础知识。

目录学与学术史、思想史的关系极为密切。目录学作为打开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科学研究的指南，担负着研究怎样有效地向读者提供生产和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文献情报的职能。那么，必须对图书资料进行研究，选择和鉴定。图书资料是记载人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知识的工具，它不仅是物质的财富，而且也是思想和精神的财富。因此，必须从思想史的高度来研究、选择和评价图书资料，才能深刻揭示图书资料内容的思想倾向，学术源流，才能科学地评价图书资料。目录学要借助于科学技术史的知识，了解和掌握各学科的代表人物及其重要著作，以及这些著作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便完成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任务。

目录学和一些性质相近的学科的联系与区别，也是当前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目录学的发展同校仇学、版本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每进行一次大的目录工作都和整理图书进行校勘考证分不开，因此，有的人认为古代的校仇学包括目录学，所以说，目录学与校仇学、版本学有着历史的血缘关系。但是，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化科学的不断进步，知识的分化，导致目录学与版本学、校仇学划分了界限，各自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主要任务和内容，因而都分别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之间又相互渗透，在比勘篇籍文字，鉴别图书真伪，

考察版本源流等方面，目录学又常常借助于校仇学和版本学的知识。诚然，一门学科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和应用其它学科的知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必须指出，也有人认为，目录、版本、校勘是校仇学的三个组成部分，目录不能自成为学，但举‘校仇’足以包举无余。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说他们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还多少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情况；那么到了今天，这种观点不能正确地反映当前生动丰富的目录工作实践，更不能概括目录学领域是出现的新事物的新问题，而是用所谓“但举校仇足以包举无余”的框框去套客观实际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他们看不到，当代科学发展的显著特点是不同科学的相互渗透，促使着社会科学中的学科愈分愈多，愈分愈细，这意味着科学研究的分工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因此，目录学随着科学的发展，知识的不断分化，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应当看成是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科学事业繁荣的结果，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当代科学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

我国目录学自从产生以后，总结和继承古典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华，吸收国外先进目录学方法，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目录学发展的经验，已经发展成为科学研究的指南，指引读者读书治学的门径的学问，是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需懂得的基础知识。由于科学的发展，学科分工愈来愈细，各学科的文献愈来愈多，科学工作者的需要愈来愈专门化，因此，在普通目录学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若干分支学科，即专科学目学，如文学文献目学，史学文献目学，科技文献目学等。同时，随着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在目学工作中的应用以后，使得整个目学工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学工作要求向标准化、系统化，现代

化过渡。与之相适应的目录学理论研究也将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录学与其它学科的相互结合，出现了一系列新型学科，如比较目录学，计量书目学、书目控制论等，因此，目录学决不是任何一门学科所能包举的。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目录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获得新的发展。

目录学和图书馆学，情报学三者是相近的学科。目录学方法是图书馆在宣传图书、指导阅读、为科学研究和生广的情报服务、收集采访馆藏、图书编目等一切业务活动的基础。而图书馆又是目录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书目的最广泛利用的渠道之一，又是用目录学方法分析出版物的实践基地。图书馆工作中应用目录学的知识最广泛，并且还有集中的部门专门从事书目工作，因此，开展目录学研究不能脱离对图书馆学的了解。由于目录学与图书馆学在我国有着血缘关系，彼此出现某些交叉现象，因而有的人就认为目录学应当从属于图书馆学，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目录学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现象，它与图书馆学都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及其特定的研究领域。同时，目录学已经发展成为各门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是各门学科研究的指南，是指导读书治学的入门学问，也是每一个图书馆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这是图书馆学所概括不了的。我们认为图书馆学与目录学之间是各自独立，相互为用，互相促进的关系。

目录学与情报学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目录学与情报学有着血缘的关系，目录学的方法在现代科技情报工作中得到广泛的利用。目录工作和科技情报工作都正在与新的迅速发展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和缩微复制技术日益密切结合起来，不断改变着目录与情报两个系统的工作面貌。从而使目录学和情

报学理论和方法得到新的发展。目录学与情报学又有区别。目录学研究揭示与报导的情报资料，不是关于科学理论、思想、事实本身的，而是关于其中反映了这些内容的图书资料的。目录学除了科学情报的职能以外，还具有教育的职能。

第二节 目录学的原则

目录学是通过它的特有方式，揭示和报导有关文献的情报，为读者打开人类知识的宝库，指引读书治学的门径，来完成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向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的的光荣任务。为此目录学必须具有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导文献的可靠准则，开展目录工作方式方法的准则。和其它科学一样，决定目录学内容和方向的基本原则，就是党性原则。

党性，实际上是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同行者和结果。相反地，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①列宁在1894年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②目录学是强调党性的，它必然在全部的研究成果中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目录学发展的全部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公元前一世纪，我国目录学家刘向、刘歆在进行“撮其旨意，录而奏之”的目录工作时，对图书内容的揭示，作者的介绍，学术源流阐述，无一不是按照当时汉武帝的

①《列宁全集》第10卷 第54页

②《列宁全集》第1卷 第379页

“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推崇儒术”的文教政策进行的。清代纪昀等奉乾隆皇帝意旨撰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完全是为宣传封建文化，以便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服务的，所以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一部有价值的参考书，但读时须知它是“钦定”的。是用“别白得失”的提要方法揭示图书，贯穿其中的是“尊儒重道”的原则。又如近代目录学家梁启超编辑的《西学书目表》主要是宣传当时翻译出版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自然科学，技术书籍，康有为编辑的《日本书日志》是以报导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社会政治，科学技术书等为主的书目，他们编制这些书目的目的是为其进行改良主义政治活动服务的。

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里，目录总是通过揭示和报导图书资料来实现它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作为目录工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的目录学也是为本阶级服务的手段。因此，目录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①这就是说，我们在揭示和报导文献的工作过程中，在目录学研究的全部成果中，必然公开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当前，我国正处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新的历史时期，时代赋予我们目录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因此，目录学的党性原则是非常明显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86页。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为目录学奠定了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同时以他亲自编制的书目，在揭示和报导图书资料中具体体现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列宁对尼·亚·鲁巴金《书林概述》第二版第二卷的书评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党性原则问题。列宁在书评中首先指出鲁巴金编《书林概述》书目的计划，大体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鲁巴金在书的付标题上写着“从科学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文学思想史和社会思想史方面对俄国图书财富作一概述，并为自学和图书馆提供一部参考资料。”列宁指出，只能从思想史方面对俄国图书财富作一概述。

列宁在书评中提出了对编制书目，揭示和报导图书资料的要求，对每个部门写“绪论”，对研究对象作总述，对每种思潮作精确说明。然后按这个部门和每种思潮列出参考书目。

列宁在书评中严肃而尖锐地批评了鲁巴金的折衷主义，揭露了资产阶级目录学家鲁巴金在编制书目，揭示和报导图书资料时，以虚伪的客观主义态度，逃避论战，鼓吹“超党派性”，“超政治”的实质，是为其资产阶级立场作辩护。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指出，“……不说明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要认真谈论政治，是不行的，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①

这篇书评告诉我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以什么途径和方法来正确地选择、分析、揭示与报导图书资料。只有与思想史相联系对图书财富进行合理的评述才是书目工作的内容。换句话说，我们揭示和报导图书资料、编制书目必须与思想史相联系。

①《列宁全集》第34卷第449页。